

舞台生活四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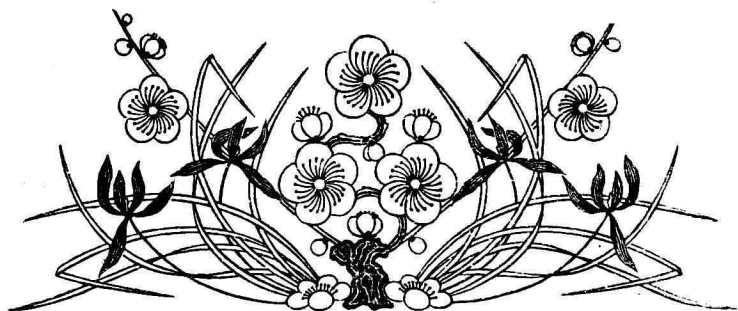
舞台生活四十年

第一集

梅蘭芳述
許姬傳記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舞台生活四十年

(第一集)

梅蘭芳述 許姬傳記

中国戏剧家协会編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4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003 号

机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書号 602 字数 146,000 开本 850×1168 耗 $1/32$ 印張 $6\frac{11}{16}$ 插頁 19

1957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1957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册

定價 (6) 1.30 元



梅 蘭 芳 先 生

前 記

“舞台生活四十年”是一部个人回忆录性質的書。最初写作的动議，是远在十几年前，就有很多朋友向我提过的。那时我的工作重点还放在編剧和演出上，而且在艺术方面也还在摸索前进的阶段，沒有時間做这件事。因此，就辜負了他們的好意。

一九四二年的秋天，我从香港回到上海，大家又旧事重提，要我写这部書。那时我觉得自己过去的經歷，已經有不少逐漸淡忘了；当年朝夕相共的一般内外行的老朋友，也都散居南北；一部分的材料，又时时有散失的可能；因此，使我感到这部書倒有編写的必要了。

姬傳是从一九三一年，我南迁以后，开始和我合作的。我們曾兩度企图写成此書，但是由于精神上一直不能安定，所以都只是起了个头，就擱下来了。

一九五〇年的六月間，我同姬傳到了北京，住在远东飯店。在一次偶然的閑談中，决定了我們以后写作的計劃。預备采用細水長流的方法，我想到就說，他听到就記，这样，慢慢地累积起来，或者可以完成这个工作。

我事畢回滬，小住一月，正預备到天津演出，“文匯報”的黃裳同志要我写一个回忆舞台生活的長篇，在报上連載發表。我告訴他，我們本有这个計劃，不过要报上連載發表，是相当困难的。因为中央人民政府要我担任中国戏曲研究院的工作，我想此后任

务繁重，我自己还要演出，恐怕不能有固定的写作时间。再说我早期不曾写过日记，后来零碎记了一些，也不成篇段，这几十年来往事的回忆，全凭脑力追索，要没有充分的时间准备，是很难做有系统的叙述的。等我稍稍清闲一点再动手吧。他听了却不以为然，他说：“你以后只有更忙，不会闲的。现在不赶着写出来，将来一定更没有机会了。”他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向他表示，让我考虑一下，再作决定。

我和几位老朋友商量的结果，他们一致认为这部回忆录，不但能总结我个人四十年来舞台生活的经验，也会保留下近代戏曲发展的许多史实，是可以供今后戏曲工作者的参考的。他们都鼓励我，勉力完成这个任务。并且答应帮助我回忆，供给材料。我得到了他们的鼓励，就与黄裳同志约定，等我到津以后立即开始写作。写作的方法，是由我口述，姬传笔记，稿成寄给他的弟弟源来，由源来和几位老朋友再斟酌取舍，编整补充，最后交黄裳同志校看发表。我在天津表演期间，每夜回到旅馆就与姬传相对长谈，往往达旦。此后由津而京，南北往来，我们只要有机会就写。起初颇以为苦，渐渐成为习惯，也都感到兴趣了。虽然这一年中，因为事情太忙，屡次停顿，我们的精神，却是始终一贯地重视着这件工作的。

源来对这部书，耗费的精力尤多。也代我旁搜博采，证引补充，常常为了一件事，一句话，一个年月，要打几个电话，向几位老朋友询问，反复研求，不厌其详。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是使我深深地感动的。

由于读者的要求，我现在先将发表过的一部分，重加整理，印成单本，以就正读者。希望大家提供宝贵的意见，俾能修改，得臻完善。

梅兰芳 1951.12。

編 写 說 明

本書內容，以記述梅先生的藝術為主，生活次之。這兩種記述，性質各異，我們的處理方法也有不同，現在我在這裡作一個簡單的說明。

他每次談及過去的生活，雖然相隔幾十年，難免沒有時間顛倒、事實遺漏的地方，但是大體上總還比較有系統。所以生活部分，我們是盡量採用編年的方式的。同時我也隨時插敘一點他從一九五〇年開始述作以後的經歷。這是不致因專談舊事，使讀者在閱讀時感到和生活在新時代里的梅先生離開得太遠。

一個演員演技的進化，大抵都是隨着年齡逐步發展的。為了便於讀者深切了解他在演技上的轉變和進展，就不可能把他演過的某一出戲，也按着年代，三番四復地分寫幾次，只好從開始學習說起，一直說到最近演出的狀況為止。所以在藝術部分，我們是遵循着演技進化的系統的。

在本書前面，附刊了一部分與後面正文有關的照片。這里面除梅氏原有者外，其餘都是向多方面搜訪借印的。我在這裡，應該對慨然惠借和代為搜集照片的幾位朋友道謝。同時又覺得搜集的還不夠豐富，謹向讀者致歉。

本書寫作的經過，梅先生在“前記”里已經說過，不再重述；這次匆匆整理，錯誤之處，是難免的。希望讀者予以指正。

許姬傳 1951, 12。

目 录

前記.....	1
編写說明.....	1
第一章 远东飯店的談話.....	1
第二章 梅家旧事.....	4
一 会見了秦家姑母.....	4
二 祖母的回忆.....	9
三 关于四喜班.....	14
四 “焚券”与“贖当”.....	18
第三章 幼年学艺的过程.....	21
一 开蒙老师吳菱仙.....	21
二 开始了舞台生活.....	24
三 楊三絕艺.....	26
四 踮工.....	31
五 武工.....	33
六 从路三宝学“醉酒”.....	36
七 看戏.....	38
第四章 回憶四十年前的劇場.....	43
一 广和楼旧景.....	43
二 幼年的伙伴.....	46
三 驟車.....	47
四 跑馬与賽車.....	51
五 “行戏”.....	52
第五章 一个历史最悠久的科班.....	54
一 富連成的前身——喜連成.....	54
二 富連成.....	57

三 叶春善的办学精神·····	60
第六章 养鸽·····	68
第七章 重演“金山寺”“断桥”·····	74
第八章 最早青衣新腔·····	89
一 “玉堂春”·····	89
二 孙春山，胡喜禄，陈宝云·····	97
第九章 多方面的学习·····	103
一 请教过的几位师友·····	103
二 二本“虹霓关”·····	105
三 “汾河湾”·····	115
四 “樊江关”·····	119
五 “儿女英雄传”·····	120
第十章 一个重要的关键·····	123
一 第一次到了上海·····	123
二 杨家堂会·····	126
三 第一天的打泡戏·····	128
四 “穆柯寨”·····	132
五 “枪挑穆天王”·····	137
六 关于上海戏馆的种种·····	140
七 “宇宙锋”·····	145
八 “游园惊梦”·····	160
九 离滬之前·····	179
第十一章 回北京搭班的经过·····	187
一 鞭子巷三条·····	187
二 搭班“翊文社”·····	193
三 赶场·····	194
四 与谭鑫培合演“四郎探母”·····	197
五 “翊文社”的老伙伴·····	200

第一章 远东飯店的談話

一九五〇年六月九日的清晨，我同梅先生到了北京，住在李鉄拐斜街远东飯店。那天晚上，晚風透进了紗窗，把一天的暑气都吹散了，使我們恢复了旅途的疲劳，感到头目清明。我們兩個人对坐在沙發上，沏了一壺东鴻記的茉莉双薰慢慢地喝着。

梅先生說：“姬兄，巧得很，五十六年以前，我就出生在这条街上。”我問他是哪一家，他說：“就在对面，只隔开三五間門面，明天我指給你看。”說完这句话，他端着茶盃，就默默地墮入在童年生活的回忆里了。

我說：“梅先生，你在艺术上奋斗了四十年，很應該写一部書，詳細地記載下来，留給下一代二代……的戏剧工作者，作一个參考的資料。”

梅先生說：“我是个笨拙的学艺者，沒有充分的天才，全凭苦学。我的学艺过程，与一般艺人并沒有什么兩样。我不知道取巧，我也不会抄近路。我不喜欢听一些頌揚的話。我这几十年来，一貫地倚靠着我那許多师友們，很不客气地提出我的缺点，使我能够及时糾正与改善。这是了解我的人，都知道的。”

我說：“这是你忠实的自白。你能把你的工作經驗和内心体会，就像这样忠实地写出来，告訴后来的艺人，應該是一件非常

必要的工作。”

梅先生說：“我覺得我實在是一個平凡的人，沒有什麼可以稱述的。在藝術上，我到今天還是一個努力學習的小學生，哪裡夠得上寫傳記。”

我說：“你不必過謙了。在近代戲劇史上，你站着很重要的地位。你生在清光緒甲午年。日本的第一砲，震動了全國的人心，有些開明志士，為了推動維新運動，首先發動了戊戌政變，緊接着庚子排外，辛亥革命，又經過軍閥秉政，最後是抗日戰爭，解放戰爭。這短短幾十年，總結了幾千年的歷史。從舊社會蛻變到新社會。從單純的生活進入複雜的生活。在戲劇方面講，是從保守時期，演變到革新時期。你在這中間是一個承上啓下的人。不但在藝術上有你的造詣，而且你也使戲劇藝術，走上了更複雜豐富的境地，所以你的舞台生活的記錄，對今后的戲劇工作者，是有參考的價值的。”

梅先生說：“我一生經歷的事實在太多了，一時也記不全。一些老朋友，又分散各地，參考的書籍，也不能到處帶着走。真所謂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說起了。”

我說：“先就你記得的事寫起來，以後陸續修正補充。我們不用流水帳的格式，我們用回憶錄的性質，想到就寫，前後時間，不必過於拘泥。主要是把你生平在藝術上的經驗和心得，學習時的艱苦過程，很翔實地記錄下來，成為一本比較完整的記載。”

梅先生說：“我的一生，可以分為三個時期：（一）學習演唱時期；（二）古裝時裝的嘗試期；（三）出國表演時期。對我有過幫助的朋友，除了本界的前輩以外，有外界的戲劇家、文學家、畫家、考據家、雕刻家……。他們盡了最大的努力，來教育我、培植我、鼓勵我、支持我！這些人都具有不同的性格、獨特的天才，為我作

了种种的设计，無微不至。我得到了他們的啓示和指导，使我的艺术一天天丰富起来，这都是我不能忘記的事。”

这一晚偶然的閑談，把我同他的几位老朋友藏在心中如許年想做的一件浩大而艰鉅的工作，無意中定了个写作的計劃。

他說：“姬兄！就这么办。从今往后，我想到就說，你听到就写。这工作要我們不断地配合着来完成；就好像运动員的長距离的賽跑，沒有長勁是不能达到目的地的。

“至于我幼年的事蹟，碰上有記憶不清之处，我还有一位嫁給秦稚芬姑丈的胞姑母，她知道得很多，可以去問她。她是我祖父最小的閨女，現在也已經七十开外了。我四岁喪父之后，她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来护持我的。她的兒子秦叔忍表弟，經營制版事業，人很能干、热情，所以她的老境相当舒适，身体也还硬朗，像她这样高年还能替孙男女扎鞋底呢！秦家住在孙公园夾道，离此不远。明天我本来要去探望她，我們不妨同去，順便談談旧事！”

第二章 梅家旧事

一 会見了秦家姑母

第二天，我們走出了远东飯店不多几步，梅先生指着对面的一所古老的房子說：“这就是我五十六年以前的出生地。”說着就到隔壁华昌制版局訪問他的表弟秦叔忍。說到了这所房子，叔忍說兩年以前，他們想买过来扩充制版工場，后来是因为議价不合中止了的。

秦先生約我們到陝西巷的恩成居小吃。这是一家广东式的飯館，从掌櫃的到跑堂都認識梅先生，見面都來寒暄問好，显得非常亲切。掌灶的大司务听說他來了，也格外賣力。那天的菜，做得适口之至。吃完飯，我們就安步当車，来到秦家。

秦家是一所京式的四合房。秦老太太住上房。她站在台阶上面欢迎我們，口里連声說：“請进来坐。”她一看見梅先生就仿佛慈母看見从远方回来的兒子那么高兴。梅先生很恭敬地向她致敬。叔忍忙着拿出煙台苹果和上好的香片茶来招待我們。这屋子的内景，还保留着北京城三十年前的老样子。靠牆摆着紫檀木的長几，当中陈設着一个自鳴鐘，旁边是一对江西磁的粉彩帽籠。恐怕还是秦老太太的嫁时粧奩呢。牆上掛的字画有秦稚芬的遺

墨。

(按)秦稚芬小名“五九”，是演旦角的。精通技击，擅長書法。摹孫過庭書譜極有功夫。喜欢研究历史，熟讀通鑑。与順德羅顯公、山陰魏鉄珊为文字交，为人仗义，有古俠士風。

秦老太太是一位慈祥和蔼的老人。她的面貌輪廓与梅先生有相似之处，从体格方面看，她少年时候也应该是一个胖子。

梅先生搬了一把小凳子在她对面坐下，把話題慢慢引到了梅家旧事。我們一面喝着茶，吃着苹果，靜靜地听她說关于梅先生幼年的故事。

秦老太太說：“晚华(梅先生)是养在李鉄拐斜街梅家的老宅里的。那时先父已經去世多年，他的父亲竹芬是我的第二个哥哥，为人心地光明，存心厚道。唱的崑曲、皮黃，全是学的他老爷子的玩艺。可惜活到二十来岁，就病死在这老宅里了。那年晚华才四岁，就成了一个沒有父亲的孩子。他的母亲是名武生楊隆寿的女兒，也是一个忠厚老实人。她跟我二哥这一对，配得倒是挺合适的。

“先父死后，就是我大哥大嫂(梅雨田夫妇)管家。在旧社会里一般旧腦筋不都是重男輕女嗎。我大嫂养了几个孩子，偏偏都是閨女，沒有兒子。晚华在名义上是兼祧兩房，骨子里的滋味可并不好受。所以他母子在那段日子里，是很受了一点磨难的。到他十五岁的时候，連母亲也死了。”

秦老太太說到这里指着梅先生对我們說：“在他的幼年，一切飲食寒暖，我們在旁边也算是尽过一点监护的責任的。”

我問秦老太太：“听说您大哥性情非常高傲孤僻，請您把他做的事說些給我們听听。”

“是的，”秦老太太說，“他的脾气古怪、性情孤僻。他学玩艺

是到手就会，的确是一个富有艺术天才、絕頂聰明的人。他在內廷当过差，跟譚老板伴奏多年。譚老板的唱腔，配上他的胡琴，內外行一致公認是珠联璧合、最理想的一对合作者。但是他們兩個人常常鬧脾气，一会儿散了，一会儿又說合了。因为他給譚拉，譚就唱得痛快，他也拉得格外有勁。所以实际上他們是分不开的。你們如果能够找到譚老板在百代公司灌的‘洪羊洞’和‘賣馬’那張片子——这都是譚唱梅拉——，就还可以听出拉跟唱的那种水乳交融、紧密合拍的精神来。我大哥拉了一輩子的胡琴，也就留下了这么一張片子。其余几張譚的唱片，就都不是他拉的了。

（按）陈彥衡先生曾經談起过关于譚鑫培、梅雨田合作的情况。他說：“譚的腔調是綜合程長庚、余三胜、王九齡等各家优点，再加以体会融化，是具有繁复性的高度的艺术。同时，操胡琴的梅雨田和击鼓的李五，都是当时的傑出人才。他們三个人都具有独特的艺术，高傲的性格。在表面上彼此不肯互相請教，可是到了台上，唱的拉的打的，如膠如漆，粘合無縫。从来不会‘碰’，这是一个奇蹟。而且老譚每出戏里的唱法，是常常变换不定的。那是一种有規則的变动。他事先并不通知梅、李兩位，今天要唱哪一个腔。但是不論怎么唱，梅的胡琴，总能很穩定地襯托着譚的运腔换气；李的鼓也是指揮若定，操縱着整个舞台上的工作者。”

所以据陈先生的看法，皮黃剧老生一行，从單純的艺术，进入复杂的境地，發展到譚鑫培可以說已經是登峯造極。也就是那个阶段里最后的一个高潮。

陈先生的音乐天才，也不平凡，胡琴一道尤所深嗜。当时一般胡琴能手，他都不放在眼里。一生唯有低头拜雨田。所以他的一手好胡琴，学梅雨田是人所共知的。他还有一样本領，“鼓”

学李五，知道的人就不多了。只有內行談起，至今还称道不止，說他“下鍵子”的干淨巧妙，是走李五的路子的。“打鼓罵曹”里，有一通“夜深沉”牌子的鼓，我記得当年楊宝忠演唱时，算他打得最好，就是陈先生亲授的。

“他除了胡琴之外，笛子吹得也好，还能打鼓。場面上的乐器，几乎沒有一件拿不起来，而且也沒有一件不精通的。当时北京城里有許多亲貴們跟他学戏，如紅豆館主侗五爷，就是他家的坐上客，經常来請教他，按时按节，送錢給他。可是他在錢上，倒是并不斤斤計較的。”

（按）馮幼偉先生曾談及，他有一次到梅雨田屋里閒談，看見溥西園来了。那时溥是前清皇族的近支，雨田对他非常隨便，見面互相請安道好。这是旗人最普通的相見礼。相反的是，侗五爷对他很謙和。他們經常討論有关音乐、牌子、崑曲、皮黃种种問題。每經雨田解答指示，無不滿意而去。

我接着問秦老太太：“听說梅家有一度境况非常窘迫，这是什么原因？巧玲先生总應該有一点遺產，同时雨田先生胡琴伴奏的代价相当高，所得的戏份應該可以維持家庭生活。”

她說：“先父死后留下了十几所小房子，如果維持一个普通家庭的生活，本来是不生問題的。庚子洋兵进了城，在北京住家的，多半都受了严重的損害。同时各戏班經過了長时期的停演，有出無入，坐吃山空，我們家里就这样慢慢地衰落下去了。至于我大哥，胡琴伴奏的收入，并不太好，只是在譚老板晚年的声望之下，他的待遇，才提高了一步，最早也是跟一般場面的戏份沒有多大区别的。單靠他拉胡琴的一点收入，是养活不了一个大家庭的生活的。他一生的精力都放在艺术上面，对家庭的开支，毫無計劃。他那种个性，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做理财，才过到这种

入不敷出、寅吃卯粮的日子。这样的对付了好久，一直到晚华成名以后，担负起了全部家庭生活费用，经济情况才渐渐好转。

“要讲到洋兵进城骚扰的情形，那真叫人一辈子都忘不了。不管谁家，只要他们高兴就往里闯。翻箱倒篋，一个走了一个来，没有完的时候。我跟晚华的母亲，年纪又轻，更是害怕。每天都得化妆，把黑煤抹在脸上，躲着不敢见人。后来觉着我们住的百顺胡同，房子浅窄，外国兵容易进来，太不妥当，全家又避到外祖杨隆寿家里去住。也是活受罪，整天躲在杨家的一间摆砌末的屋里。有一次洋兵要进这屋来看看，杨老先生不答应，话又不懂，双方就起了冲突，洋兵还掏出手枪来吓唬他，他也不理他们。那次杨老先生受的刺激很大，不久就病死了（杨是死在那年的七月二十五日）。当时北京住家的女眷们，都想法深深地躲避起来，有的是整天躲在屋顶上，茶饭都由别人给她们送上去吃，像凤二爷（王凤卿）家里，就是这个办法。”

“梅先生幼年，生长在这样一个散漫而中落的家庭里，能够成长起来，兴家立业，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又把话题拉回来。

她说：“他幼年的遭遇，是受尽了冷淡和漠视的。生活在阴森的气氛当中，从家庭里得不到一点温暖。在他十岁以前，有一个时期，几乎成了一个没人管束的野孩子。他今天已经扬名中外，艺术上有了成就，就一般人的想像，一定以为他在幼年该是如何的聪明伶俐、与众不同，其实不然。他幼年时的资质，并不十分高明。我记得在他八岁的时候，家里把名小生朱素云的哥哥请来，替他说戏。那时一般开蒙的戏，无非是‘二进宫’‘三娘教子’一类老腔老调简单的玩艺儿。谁知四句老腔，教了多时，还不能上口。朱先生见他进步太慢，认为这孩子学艺没有希望，就对他說：